

C O N T E N T S

无声的较量

包为 著

S I L E N T



—

个

人

与

庞

大

组

织

的

生

死

较

量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无声的较量

包为
著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声的较量 / 包为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7
ISBN 978-7-5699-1705-5

I. ①无… II. ①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4015号

无 声 的 较 量

WUSHENG DE JIAOLIANG

著 者 | 包 为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出 品 人 | 柯利明 林苑中

选题策划 | 肯特文化

特约监制 | 郭凤岭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特约编辑 | 杨 湄

营销推广 | 刘 源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付媛媛

装帧设计 | 李 琳

版式制作 | 翟程程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 010-8973728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 印 张 | 20 字 数 | 360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|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705-5

定 价 | 4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引子 用钞票堆成的女人	>>>	001
第一章 为还巨债铤而走险	>>>	005
第二章 再不还钱小心你儿子	>>>	017
第三章 杀人要犯甯来本地	>>>	035
第四章 这次真的破产了	>>>	055
第五章 美丽的健美教练之死	>>>	073
第六章 借钱是世上最难的事	>>>	089
第七章 暗流涌动的腐败基金	>>>	103
第八章 纪委书记的女儿	>>>	119
第九章 特种兵里的特种兵	>>>	139
第十章 走在边缘的咨询公司	>>>	159
第十一章 佳人垂青务必珍惜	>>>	179
第十二章 地下室里的色情工厂	>>>	199
第十三章 腐败基金的生存空间	>>>	223
第十四章 别把我逼急了	>>>	245
第十五章 遇到这个人要小心	>>>	265
第十六章 如果那个人正好是你	>>>	285

5 子：用鈔票堆成的女人

CHENG

城市的清晨，是最有生气的时候。万木苏醒，朝阳待发。

对于这个离海边不远的城市来说，新的一天开始得特别早。年轻人刚刚完成繁忙的夜生活，老人们已经奔出家门，或骑车，或散步，或慢跑，以各种方式去占领公园、广场、江堤。

早起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他们有的是时间，不屑与太阳比早。路上的人群中，不是体态臃肿的退休长者，就是千金难买的“老来瘦”。一个穿球衣短裤的高大男人格外醒目，他不老，也不像晨练，行色匆匆，步履矫健，像是在赶路。离他近的人，隐约还能闻得到一股淡淡的酒味。

高楼丛中，初升的太阳半遮半掩，像在偷窥这个世界，偷窥这座城市，偷窥这个徒步横穿市区的男人。直到男人停在一处住宅区外，才光明正大地从高楼后探出脑袋。

男人的左脚搭在住宅区围院的铁栅栏上，做起压腿动作。这一会儿，他才像个晨练者。

路上车辆多了，脚步声渐渐弱下去，一点点被马达的轰鸣吞噬。一辆红色轿车驶进住宅区，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入口，交换压右腿时，红色轿车又急促驶出。那张静止得略显木讷的脸，闪过一丝变化，很快又消失。

等待换班的住宅区保安，在值班室外不耐烦地踱步。男人不紧不慢地经过，保安突然扬起双手，只是伸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。

初春的早上，虽然已见阳光，寒气依旧逼人，是个睡懒觉的好天气。住宅区里，行人稀少，富人们乐意“春眠不觉晓”，遇上的不是送奶人就是园丁。男人的种种顾虑不复存在。虽然如此，来到目的地，冒出的汗水，比真去跑步还要多。

眼前这个银光闪闪的防盗门，数不清进去过多少次。昨晚，还与这家主人共醉。咳嗽了几声，楼道共鸣过后，又恢复安静。

男人从球裤口袋抽出一条硬钢丝，塞进钥匙孔，心里数到九，门开了。
比练习多了两下。

“是第一次的缘故吧？”心里解释，转而又想，“难道还有第二次？”

屋里装饰非常豪华。

以前每次来，都要准备许多赞美词讨好主人，主人也几乎带他参观过每一个角落。轻车熟路打开主卧室的门，里面十分凌乱，地毯上撒满衣物和报刊，床上的被子只张开一个小口子，看得出主人走得十分匆忙。他暗自佩服主人，昨夜醉得不省人事，一大早还能驱车两百多公里去上班。

“人家是县长，这点本领是有的，要不凭什么给他送钱？”男人心里嘟哝，像为自己此行找理由。墙上主人的照片笑得很甜，他的目光不禁停留了一下。

大衣柜里没有衣服，像某个专卖店的橱柜，各式各样的旅行袋、密码箱充斥其中。他不厌其烦地一一搬出，逐个检查，全是空的，而且没发现昨晚送给主人的密码箱。留下一只青色的“NIKE”背包，其他的重新扔回原处。

梳妆台、床头柜、电视柜，所有能藏得下密码箱的地方全搜了一遍，又出去把别的房间也翻了个底朝天。再次回到卧室，男人手拎一个密码箱，不过也是空的。他有点气急败坏。主人的照片在嘲笑，他扬手把密码箱狠狠砸上去，相框被打落，翻了几滚，照片滑出，继续对他笑。

“注定是人家的钱了！”男人泄气地往床上躺，抓过床头柜上的罐装香烟点燃一支，“唉！反正又不是第一次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抽烟自我安慰，汗消了，身上只穿球衣短裤，感觉有些凉意，顺手去扯被子。触到什么硬物？摸索拿出，是一把捆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。

“老天！这家伙和钞票同睡。”

男人激动地掀开被子，床的另一侧，是一个钞票砌成的女人。

1

过了春节，市面萧条，唯独招工市场比任何时候都热闹，大大小小的职业介绍所，仿佛一夜间冒出来，在街上走不到几步，就能看见各式各样的招工广告。

城里人越来越会享受了，所招的工种，一年比一年多，除了真正招工，陪闲聊的，陪打牌的，帮看狗的，帮喝酒的，甚至临时充老公、老婆的，都有。五花八门，千奇百怪。外来的打工者似乎也越来越会发掘自身的潜能，不管什么工种，都有人挺身而出。

大光今天要招的工就不同一般，他招的是打手。这对他来讲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不过，以前招的那些，是去呐喊助威吓唬人的，今天要招真正的打手。这可得秘密交易，为此，介绍人收了他五百块中介费，先见钱，再见人。

坐了二十块钱的出租车，又和介绍人在街上走了十几分钟，大光不耐烦了，拉住介绍人问：“你×××，还要走多远？”

“就到，就到，你看，前面那个巷子。”介绍人手指一条路口有人擦皮鞋的小巷。

小巷的尽头是一家旅馆。进门穿过一个天井，爬了五层楼，来到一个房间。

房里很暗，亮着一盏不到十五瓦的灯泡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脚臭味。四个看不清脸的男人围成一圈，坐在靠里的床上，一声不吭地吸烟，目光统一聚集向大光。

大光紧张起来，这种目光让他想起第一次进牢房，那次搭上两颗门牙。

“老板，你自己跟他们讲价。”介绍人卑微地朝大光笑，知趣地退出。

被叫了声“老板”，大光感觉高大许多，心情稍定。摘下墨镜，用他会“咣当”响的火机点燃香烟，咳嗽两声，往空中挥舞拿烟的手，朗声道：“谁是领头的？”

“没领头的，有事就说。”光线暗，分不清回答的人是谁。

“那好吧！打断一只胳膊什么价？”大光和介绍人交流过怎么讲价。

“两千。”

“一条腿呢？”

“四千。”

“一根肋骨又怎么算？”

“肋骨谁瞧得见？明说吧，手指五千，脚趾一万，能出大价钱，割耳朵、割鼻子，阉割成太监也可以商量。”说话人像肉贩在介绍哪个部位的肉好。

大光自认大胆，也有点心惊肉跳，适应了屋里的光线，忍不住打量说话的人。

那人夹在另三个粗壮的人中间，眼皮很长，看不出眼睛是睁是闭。不是嘴唇动，以为他睡着了。斜躺的身子像个小孩，难怪刚才找不到。

大光暗骂：×××，臭小子敢吓我？口中说：“杀人什么价？”

“你出什么价？”那人迅速回应，从床上坐直，长长的眼皮像大幕拉开。

大光感到这双眼睛比屋里的灯泡亮多了，甚至灼痛他，他戴上墨镜，扭头说：“你、你们跟我走。”

这种眼睛坐牢时见过一次，那属于一个杀人犯。

2

荔枝树开花了，淡绿色的，纯白色的，整个小山岭变成了穿新衣服的少女胸脯。刚到果园定居的蜜蜂，成群结队地飞舞在花丛中。

林老板放慢摩托车速度，给面前飞过的几只蜜蜂让路。引进这些蜜蜂后，他渐渐喜欢上这些偶尔会蜇他一下的小东西。专家说，除了蜂蜜能增加收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能帮助荔枝有好收成。去年的荔枝花，没经过蜜蜂采蜜，大多数开花不结果。

天气暖得早，天气预报说不再有往年的倒春寒，昨天的一场零星小雨，对果树没有丝毫影响。在岭上转一圈，林老板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，排列整齐的荔枝树成了一个坚强的士兵，他眼里似乎看到了三个月后满山红遍的累累果实，却没留意一直跟在摩托车后的面包车。

回到山脚下的住处，林老板心情不错，在院子里和他心爱的狼狗亲热了一番，对守果园的保安说：“今天给狗买两斤牛肉。”从省城来到乡下经营果园，连累狗也吃苦。

每天午睡是林老板的习惯，刚在二楼卧室躺下，狼狗异乎寻常地狂吠，他只好从床上爬起，来到窗边往楼下看。

四个陌生人站在院子里，大概是又来找活干的民工，这种事几乎每天有。保安哪儿去了？

狼狗正扑向最靠前的一个小个子，猛地立起，张口往喉咙咬去。这一咬非出人命不可，他急忙将拇指食指塞进嘴巴，想打口哨阻止，谁知还没发出声，狼狗直愣愣地向后摔倒。只见小个子手上多了一把匕首，上前两步，在打冷战的狼狗身上揩干净匕首上的血。

“逼债的来了！”林老板惊得忘记抽出嘴里的手指。过了半晌，才想起去拿床下的猎枪，手忙脚乱地往枪膛塞子弹，下到一楼也没装好。

大门被踢开了，飞进一个人，把林老板连人带枪撞到平时烧香的财神爷供桌下，他转过身来，压在身上的是昏迷的保安，四下摸索枪，右手被一只脚踩住，痛得他大叫。

“你欠人家的钱，对吧？”踩他的正是那个小个子。

“你、你是谁？放开我，我、我还钱，还钱还不行吗？”林老板想挣脱被踩的手，可他不敢，另三个人也围在一旁，这苦头吃定了。

“好的，这就放你。”小个子说话很像女人，轻笑一声，手里的匕首往脚划去。

林老板的惨叫经过回音，他自己也感觉刺耳。屋子里的四个人像有准备一样，默契地闪开一条道，让他从供桌翻滚向大门，又翻滚回来。他依稀看见小个子用匕首挑起一截断趾。

“……啊、啊！是、是，龙哥，你放心，小事一桩，我这几个兄弟不是一般的，连我都不用亲自动手。嘿嘿，你听听，啊！听见了吗？是、是、是里面在号，可能已经完事了。一定小心，这儿离镇上有三十多公里，果园也看过了，正好没人。是、是，马上回去，到家就去办那事。龙哥再见。”

大光坐在面包车里，双脚搭在方向盘上，收起手机，长长地吐出一口烟，后视镜里映出他得意的笑脸。请打手是他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怪他爱吹，说什么是统领一帮小弟的大哥。当然，不这么吹，龙哥绝不会收留他，任由他继续去贩黄碟。以前，催债的事轮不到他做，这几个月来却一桩接一桩，急得他上蹿下跳，好在还记得招工市场有一群穷疯的人，他曾经是其中一员。不过，请到这种对付大狼狗像割白菜一样的，还是头一回。

副驾驶那边的门开了，伸进一把挑有断趾的匕首。大光不愿被人看小，故意去抓断趾道：“你好，老兄，握个手。哈哈！”

“你要进去看看吗？”小个子坐进车来。

“不用了，上车，马上回去。”大光戴上墨镜发动车。

“这个你还要不要？”小个子扬起匕首，他早就看出大光不过是个小角色。

“要这干吗？到前面的小河扔掉。”大光瓮声瓮气地发号施令，取出一只信封给小个子。

小个子从信封口看了一眼，扔给坐后排的人，一言不发地抽烟，后排的人也不出声，看也懒得看就收起信封。大光心里很别扭，以前请人，因为付款大方，总会得到许多感激之词，那些喽啰把他当大爷，而这几人，连屁都不放一个。

不爱嚷嚷的人才安全。开了两小时闷车，大光突然转了念头。这种人可以多用几次，每次办事都乱请人，可不好玩。想到自己以后能当这几人的头儿，心里飘飘然，笑出声来。

一路上，小个子长长的眼皮一动不动，像真睡着了，后排的人也是昏昏欲睡。

车子开进市区，大光推了小个子一把：

“到省城了，再和我去办件事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！”小个子眼睛还是闭的。

“这回不用动手，吓一吓就可以了，五百块行不行？”

“不动手的话，钱就算了。”

“要给的，要给的，大家在道上混，不容易嘛。嘿嘿，兄弟贵姓？”

“我姓于，名字告诉你，你也不信，免了吧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嘿嘿，不过兄弟我想长期请哥几个，有财一块儿发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，我给你留个手机号。”

车子在一处居民区停下，大光趾高气扬地领头走进公寓楼，来到一个挂有公司招牌的门外。大光想摁门铃，背后已有两只脚同时抬起。

3

除了领导或者想当领导的人，可能没有人喜欢开会，当然不包括宴会。

陈士风每次开会都想办法走神，反正轮不到他说话，讨论什么内容，他知不知道无关紧要。这几天脑子里只有保龄球，正在回忆别人打球的步骤，是左脚先出还是右脚先出？用中指、食指在腿上比画，总不得要领。

那天，第一次去打保龄球，隔壁球道的两个漂亮女人把他笑得落荒而逃，隐约听见她们说：“……猴子偷南瓜。”

非学成最优美的姿势！只是右脚先还是左脚先呢？

“陈世美！小陈！队长叫你！”坐身后的许菲推了一把。陈士风急忙抬头，方队长双手搭在他的将军肚上，正望过来：“睡着了！昨晚又去打牌是不是？活动一下，给我添点水来。安静！安静！大家听清楚没有？准备十分钟，零点出发，记得检查武器……”

拿热水瓶给方队长发黄的茶缸添满水，一旁的中队长唐建国也递来茶杯说：“来，来，陈世美，顺手。嘿嘿，谢谢。”

陈士风早已习惯了打杂，给在座的队友都添上水，往回走时，试了一下打球的地步法，没错，左脚先出。

方队长说：“小陈，你也参加，人手不够。许菲！把防弹背心发给大家，罪犯……哦！不兴叫罪犯了，疑犯可能有枪。”

这种抓捕，陈士风既不紧张也不兴奋，调回市里半年来，并没有分配他去哪个中队具体办案，凭他的资历应该当个副中队长，据说是担心他新来，别人不服，只好安排他搞些队务。平时抄写材料，处理后勤，每逢有重大案件或人手不足，他大都是负责开车把队友们送到现场，然后不是守大门就干脆让他待车上。有一回，破了个大案，他也稀里糊涂立了三等功。

给方队长添了两次水，零点到了。和往常一样，陈士风还是当司机。刚回市里老是走错路，现在随便说个地址，他闭上眼睛也能找到，而且他的开车技术在队里数一数二，看他最不顺眼的唐建国是特警出身，也自愧不如。

夜里，天又冷了，月亮也躲进云层中。

“上去这么久都没点动静？快冻死人了。”

陈士风这回是守楼道口，和他一起的是许菲，他们是老搭档了。

许菲不停地跺脚取暖，抱怨道：“队长真是的，这么冷的天，还神经兮兮要拿枪出来，何时轮到我们出过手？”

方队长带人上楼已十几分钟，陈士风也有些累，呼出一道白雾，应道：“没准叫错门，不知道哪家倒霉，深更半夜给这么一吓，甭想再睡。”枪在手中像块冰，这是支“六四”式，虽然这支枪他闭上眼一只手也能拆能装，但他还是觉得不顺手，他想念派出所配的那支“五四”式，跟了他六年，这会儿大概已经进了某个炼钢炉。

“别瞎猜了！”许菲把枪收进衣服里，搓手哈气，“但愿他们快点，我现在就想马上钻进热被窝。”

“不是想热被窝吧？想热被窝里的人才对。”陈士风也把枪塞进枪套。

“胡说！我那口子出差。”

“好机会，要不要我乘虚而入？”

“下流胚！”许菲一掌打得陈士风后退两步，“想女人想疯了？队长夫人给你介绍的护士呢？怎么，又不中意？”

陈士风一声长叹，苦笑道：“那哪是护士？简直是相扑运动员。也不知道队长夫人安的是什么心？我敢娶那个大家伙？以后打架不掏枪才怪。”

许菲大笑，又急忙捂口。

两人闲聊了一会儿，楼上还是无声无息。陈士风跑到大楼背面去小便，系好裤子，他也不急回去，练起保龄球的步法，一下暖和起来。

“叭——”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夜空，惊得陈士风走乱步法。仰头张望。不是警枪的声音，是打铅粒的土制枪，凭判断来自二楼。紧接着，又响起两声，这是警枪！他转身往回跑，才迈开步，有人从天而降，差点落到他身上。他有点慌乱，下意识地扑向落地的人，没想那人力大，反把他掀个四脚朝天。

“警察！站住！”陈士风坐在地上拔出枪。那人已窜出十米开外，朝天鸣了两枪，跑得更快了。看你跑！他瞄准那人的小腿，刚要扣扳机，楼上又落下一人。这回他学乖了，枪口一转，指着地上的人喝道：“别动！张开手趴地上。”

“是我，笨蛋！”竟是方队长。

陈士风发愣之际，方队长已经爬起往前追，不过他肥胖的身体实在不适合奔跑，又穿着笨重的防弹衣，没几步就气喘如牛，被前面的人拉下四五十米的距离。

陈士风想表现，很快冲上去，正要赶超方队长，方队长的枪响了，连响三声。他耳朵被震得“嗡嗡”作响，迟钝地望了一眼手里的枪，抬手就扣动扳机，前面的人应声而倒。

“好小子！手气倒不错。”方队长放慢脚步，前面的人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爬起来又跑，“啊？没中？看我的！”

方队长不假思索，连连扣动扳机，一口气把枪里的子弹打尽，竟一发没打中。他退下弹夹骂道：“×××，打呀！还瞄什么？”

陈士风给这么一骂，瞄大腿打中了屁股。前面的人十分硬朗，一瘸一拐地还在跑。

“再补一枪！”方队长大喊。

距离不到三十米了，陈士风很为难：“他跑不了了，万一打死不好办。我看……”

“叫你打你就打！”方队长换好弹夹又骂，“你懂个屁！这王八蛋会诈死，刚才

唐建国差点吃了一枪。快打！打死算我的。”

“你干吗不打？”陈士风真想顶一句，可他不敢。几乎是闭上眼，在前面那人的左右肩各打出一个弹孔。

“嘿，你小子还真不是蒙的。你从左边，我从右边。”方队长枪口朝下，警惕地靠近倒在地上的人。陈士风快步走到掉在一边的土制手枪前，一脚踢飞。

方队长收起手枪，朝陈士风咧嘴笑：“喂！我跟你讲，光有准头没用，要动脑子，懂吗？这和你在乡下派出所不一样。像刚才，先鸣枪就没经验了，等你警告完，人早跑掉。记住，以后先把人干倒，再放光弹夹，没打中的就是警告了，知道吗？”

陈士风没有回应，呆望着往外冒血的弹孔。他以前只开枪打过一头疯牛。

4

穿戴整齐后，一丝不苟地把被子叠得像两块砖头，郎中保的眼睛望向墙上的挂历。

八号，又一个发薪日！上个月破天荒取消一次，今天再取消，有人要造反了。

门外早就响起嘈杂的声音，而且许多声音像是故意弄出来的。他还不想出去，不是害怕外边那帮两个月没拿到工资的人，而是下不了决心解散这个公司。

“哪位开恩，借几块钱来吃早餐？”

“利息涨到借一赔一了，机不可失啊！哈哈。”

跑销售的兰兵和他的孪生弟弟兰勇在一唱一和，这兄弟俩有机会就哭穷叫苦。

想抽烟，烟盒是空的。长叹一声走到衣柜前，缓缓打开，把挂在里面的衣服推到一边，露出一只青色的“NIKE”运动背包，拎在手上沉甸甸的。

在办公桌上走来走去的兰兵、兰勇，听到门响，盘腿并排坐下，眼盯跨出房门的郎中保。

郎中保掩门的声音很响，屋里安静下来，他咳嗽一声问：“谁有烟？”

兰兵道：“我上个月戒了。”

兰勇说：“我这个月打算戒饭。”

蹲在地上的廖叔拿出一包烟：“我的烟不大好。”

郎中保刚伸手，兰兵已抢先把烟夺走。廖叔说：“你不是戒了？”

“我们戒买，不戒抽。”兰兵笑嘻嘻地取出两支烟，夹在耳朵上，再把一支放入

口中，交给兰勇做了同样的事，才塞进郎中保一直悬在半空的手里。

“阳阳，公司户头上还有多少钱？”吸了半截烟，郎中保压下怒火，心里还是愤愤。管钱的阳阳平时活泼可爱，此时也成了黄世仁的妈。

“还、还剩一万多，就是马上要交电话费和执照年检了。”阳阳低下头，搞弄她的披肩长发，声如蚂蚁。

郎中保是明知故问，扔掉烟蒂又问廖叔：“你们有什么想法？”廖叔回应了一声叹息。

“还能有什么想法？算完工资散伙，不然大家都得饿死。”兰兵又在桌上站起来。

兰勇从耳朵上拿下一支烟接上，也站起来说：“我们早就提醒过，你就是听不进，搞什么鸟期货？也不看看糖价一天一变，几百万往那个破糖厂扔，人家笑歪了嘴。现在好了！收回的成本，刚够给仓库租金，我看……”

“你们给我闭嘴行不行？”廖叔在桌上拍了一掌，兄弟俩动作整齐地做了一次弹跳。

“埋怨什么？老板都妻离子散了，连这套房子也保不住。你们还想怎样？再他妈胡闹，老子扔你们下楼信不信？”

兄弟俩也不还口，相对一笑，又盘腿坐下。

“别吵了！听我说。”郎中保不想和兰兵兄弟计较，“廖叔、阳阳、兰兵、兰勇再留下一个月，其余的人对不住了。唉！多谢各位跟我做了这几年。”他从衣服里掏出两打钞票递给阳阳，抱拳向四周，表情十分凝重。

可能是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，各人并没有理会郎中保的伤感，目光已被阳阳手中的钞票吸引。兰兵、兰勇更是变换了一副嘴脸：

“老板，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，只要你不赶，咱们哥俩鞍前马后跟着你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老板，你知道的，我们是刀子口，豆腐心，对你忠心耿耿，至死不渝。喂！阳阳，快点发工资吧，我们早餐还没吃呢！”

各人一拥而上，七嘴八舌地围住阳阳。

只有廖叔一人没去起哄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烟，对郎中保说：“你又去借了？唉，拆东墙补西墙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们还留下有什么用，是不是那个县长有消息了？”

“才一星期，没这么快。”郎中保是对那个县长抱一丝希望，毕竟以前有过成功“合作”的先例，况且现在不但拿回送出去的“红包”，还反捞了一把。

处理完拖欠工资，郎中保的心思已不在这里，头痛的事太多，尤其对那只“NIKE”包的使用，先填哪个坑？银行的债是杯水车薪，还高利贷也不够，两边不